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五十二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400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400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錄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嘆曰嗟事有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齒焉圖之它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一

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送都御史夏公序 贈鮑侯序

贈董公序 贈劉大夫序

送石庵先生歸序 贈閨子序

周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序

琴峽居士序

序一十首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 詔
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庠尹暨郡邑
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紓
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
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
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
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
限年也有它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
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
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曰主焉陝以東曰
馮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 天子不以曰馮待

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
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
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
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復故
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
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曰馮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
踈位崇者危名高者妬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
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勳流
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
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
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

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蕪才必入而委之
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
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
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
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懼也諸
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
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義占之矣又
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
也高壙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

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
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朝服多輟藩屏而
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予嘗與公
指屈榜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
栢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壑間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
天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
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
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
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
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
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

靜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沂江漢滯漾沔登峴首躡楚
山望荆鄖攬襄鄧降觀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
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
其俗獷數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頑而貧
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
是平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
馴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
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义
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
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
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
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
斯而已哉代夏爲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
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
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
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群爲空
固非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
暇矣蓋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
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
者也即夷以知險即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即

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即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戡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藪盜而峭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戡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頡頏者也有參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駁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謙而

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怒而廉是故威威生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蹶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侯使提三尺行龍沙鷹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斂神徐步健氣勃如目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伯樂倫也交鮑侯自其父矣嘗觀侯射于南效又見侯饑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群空也何也其寮皆千里才也又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

之駒非渥洼不產觀鮑侯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之根不產花卉桃李之根不產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王沙董公之爲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局鑰增範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庶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旬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也舉進士今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爲政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而不知剽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內文而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

有豐豐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又矣乃今爲左使也旬月而河藩改觀何也李予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直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即能陸剽犀兕水斷蛟蟒顧安所施乎故曰必專而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較材於越隙歷塊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駘駟駟能別之乎故曰任重者遠而愈力又試才如試金百鍊而靡易斯良之矣故曰抱直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紀矣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真也然中書而戶曹而叅藩議而副臬使而復叅藩政卿太僕進右

使而左斯其遠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任者重也故今縮銀章握紋符裒然爲方面首前也疊今也赫赫予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爲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者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哉

贈劉大夫序

劉大夫來叅河省之政李予傾蓋與語相顧而笑莫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予喜又若思者或問焉李予曰予高大夫曰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

然有獲焉予少也蒙誦孔子六蔽之章惑焉詩曰尸之秉彛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患不學哉長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焉觀其績慚焉已企焉巍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高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敢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少爲之力長而益修譬之饑渴飲食焉或歎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羨而服焉恒懼不與之齊也是故發爲藻華義經道緯探賾鉤輿噴芳擷英如飫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故其爲仁則難罔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悅導民

則從違繁則剗計大則決析細則理猾畏其嚴宥避其照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者也大夫自視歌如人望之固魏如矣予淺人也見其人惕覩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緇衣改於既敝杖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蔽之嘆不發於由而好古之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頃而遽適乎江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于攻蔽績莫難于歷試所謂高而兼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爲三疊

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群龍載翔沛之爲霖澤我萬方其二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楫之旃旒旆旆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三維南有山桂也冬榮青青芷蘭凌秋擢英馨香永懷回鴈春征

送石菴先生歸序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詣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之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汗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

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擴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懼盈也又耻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黃金錫歸杯酒釋柄君亦豈謂臣汗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

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官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幃代天子出而巡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許會閱兵甲視墉城畫廡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丰曰予野人耳未達干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

奮勵之鋒歛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
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
白吾君吾相知之它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閔子序

閔子既拜南部司務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鼎
穀曰閔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
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閔李者同幽人也而
又友也異姓而肉骨者戀焉以茲乎徐生曰賢者弗
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必殘友非義必踈鄉
非義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久
則戀戀則難離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

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義而久者也人涉邛否邛湏我友久而戀
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閔李者戀
也義也非昵也李李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
聞古之離也聲諸詩凡以持义昭戀宣義而闡求者
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閔閔子之父憲卿也海陵儲
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浙王子賦亮閩國時有喪也柳
李子賦關河濟南邊子賦郊月松陸子賦金陵吳徐
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曰喬之詩綴
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邊之詩冲陸之詩槩
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

閔子一本作閔
子下同

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雜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衝修其族之譜成空圃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諄

與詳為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據也周生之為譜也邇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夫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乎惇惇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也于是乎踈踈則不一不一不合則愈遠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惇乎無惇則有尊矣其無踈乎無踈則有親矣尊親得而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叅河藩之議李子獲觀于其譜而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夫罷歸即其邑之東構東樓闢書院群族子弟誨焉凡言之譜者罔不行之家也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矧家之政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夫是言也誰不之知也然未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豐祿人也其仕

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群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又之而有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旨能若是邪予故曰甚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峽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綠類以彰德則力為有循託物以寓警則怠心靡乘執循祛怠非志罔成故曰士尚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鼓琴也志在高山鍾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峽者山

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虛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
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宣則躁心平
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
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富貴導淫介胄起忿忿以
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胄人也為錦衣貴矣兄弟世
祿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
者耶劉子曰吾燕人也嘗登琴峽之上目之岑巉聆
之泠然邪消躁蠲淫忿弗萌爰契吾志是故琴峽稱
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噫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
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乎
跡者也行異而同情者修乎中者也夫介胄之於俎
豆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吾如此
者志為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情者
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柏崖春雨序

蓬溪有柏崖公者潛于崖處于柏登聞于帝錫之
輦帶封之御史寵之龍書耀不奪潛處而猶出也君
子曰柏崖春哉春哉雨哉厥子御史巡按大河之南
遇李子詢焉李子曰大哉君子之言雨也發之以時
配之以土篤物以受天之道也時以令春土以膏崖
物受于柏雨復濡之材成德食氣數適至驗之于人
譚公當之矣人必言天擬不遺類通乎大者故曰大
哉君子之言雨也夫均是物也而柏者體貞抱靈傲
寒緜齡昂霄棟宮何也莊周所謂松柏之受命獨也
記曰以其有心也夫土一也柏于崖則翠流光蕤神

朗秀輝者積石剛陽之氣柏所入也夫君子尚類者
以其心通也擬不遺物者以其命同也潛不求耀者
俟時而食者也氣數適至潤斯濡之矣其於人也則
雨之春也譚公驗之矣故曰大哉君子之言雨也謂
其天而人也巡按君曰纘也侍我大人嘗竊覘之矣
莊默正固非貞乎鑿灼中度非靈乎弗渝弗疚非寒
而齡乎見義必為弗懣弗懼非剛陽之秉乎察秉考
貞審靈諦齡非由之心而受之命能然乎雖然纘疑
之矣材成而潛德處而弗食也李子曰天下有耀于
潛而處猶出者固不必身親昂霄也父我者誠棟也
豈必吾之自宮也傳曰栽者培之夫氣若數既至之
矣予於是知譚氏之永春也永春者永雨天之道也
雖然苞室者必務基茂末者必豐本譚氏基數世矣
其鞏猶崖也本數世矣其深猶柏也甲科聯忠孝敦
前開而後承且四世矣其澤猶雨也夫其永也必矣
故曰予於是知譚氏之春也